

1208



桐城近世名人傳

△ 續集 △

安慶市政協文史委員會

桐城縣政協文史委員會

《桐城文史》总第十四辑

桐城近世名人傳

〈续集〉

主 编 操 鹏
副主编 潘忠荣

安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桐城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桐城文史》总第十四辑

安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桐城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主 编 操 鹏

安庆市公园印刷厂承印

开本：1/31 印张：10 字数：252.3千字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定价：7.50

桐城近世名人传

目 录

- 一、《桐城近世名人传》序……………吴孟复（1）
- 二、鄞谋传略……………吴筱霞（4）
- 三、张逸传略……………许 谦（7）
- 四、秦汝辑传略……………戴文君（9）
- 五、郑福照传略……………戴文君（11）
- 六、方守彝传略……………戴文君（13）
- 七、阮强传略……………方宁胜（15）
- 八、杨隆寿传略……………吴筱霞（19）
- 九、江召棠传略……………吴筱霞（21）
- 十、张若金传略……………吴筱霞（24）
- 十一、程丙昭传略……………高大野（26）
- 十二、姚孟根传略……………张复庆（28）
- 十三、郑靖侯传略……………许 谦（31）
- 十四、方履中传略……………方宁胜（33）
- 十五、姚倚云传略……………李季农（36）
- 十六、方槃吾传略……………胡 清（38）
- 十七、施从滨传略……………戴文君（41）
- 十八、张家骧传略……………吴筱霞（44）
- 十九、陈莘庄传略……………方宁胜（46）
- 二十、张永祥传略……………许 谦（49）
- 二十一、苏艺叔传略……………童树桐（51）
- 二十二、唐尔炽传略……………戴文君（54）
- 二十三、金寿民传略……………方宁胜（56）

2048/32

- 二十四、张文伯传略.....胡清(59)
- 二十五、马冀平传略.....高大野(62)
- 二十六、潘田传略.....方宁胜(65)
- 二十七、马子潜传略.....高大野(69)
- 二十八、房秩五传略.....许谦(71)
- 二十九、张屏丞传略.....吴筱霞(76)
- 三十、方聚传略.....方宁胜(78)
- 三十一、江百川传略.....戴文君(81)
- 三十二、吴阁生传略.....方宁胜(83)
- 三十三、张简斋传略.....黄河(86)
- 三十四、丁翰东传略.....许谦(89)
- 三十五、胡翰儒传略.....许谦(91)
- 三十六、叶侠隐传略.....方宁胜(93)
- 三十七、张皖光传略.....胡清(96)
- 三十八、施普传略.....张复庆(98)
- 三十九、张珽传略.....吴筱霞(100)
- 四十、罗成均传略.....张复庆(102)
- 四十一、史化成传略.....高大野(106)
- 四十二、吴逸生传略.....何林(108)
- 四十三、光大中传略.....戴文君(110)
- 四十四、刘豁公传略.....方宁胜(111)
- 四十五、叶树槐传略.....戴文君(114)
- 四十六、朱锦铭传略.....许谦(117)
- 四十七、方林辰传略.....李季农(120)
- 四十八、疏达传略.....何林(122)
- 四十九、赵雨琴传略.....高大野(124)
- 五十、严石泉传略.....张复庆(127)
- 五十一、章伯钧传略.....戴文君(130)

五十二、胡克民传略	方宁胜 (135)
五十三、梅德庆传材	戴文君 (138)
五十四、朱伯键传略	许谦 (140)
五十五、方来桐传略	张复庆 (143)
五十六、宋海珊传略	戴文君 (148)
五十七、占晓亭传略	张复庆 (152)
五十八、陈定一传略	高大野 (154)
五十九、姚佐唐传略	许谦 (156)
六十、何其巩传略	许谦 (159)
六十一、石纶阁传略	吴筱霞 (163)
六十二、朱子清传略	高大野 (166)
六十三、彭庭举传略	许谦 (168)
六十四、方晓庵传略	吴筱霞 (171)
六十五、张致远传略	何林 (173)
六十六、章逐明传略	胡清 (176)
六十七、汪少伦传略	戴文君 (182)
六十八、史迁传略	许谦 (184)
六十九、叶桐春传略	吴筱霞 (186)
七十、陈雪吾传略	潘忠荣 (189)
七十一、黄河清传略	高大野 (193)
七十二、史淑贞传略	张复庆 (195)
七十三、江靖宇传略	张复庆 (197)
七十四、吴智新传略	何林 (202)
七十五、张舜卿传略	张复庆 (204)
七十六、徐伊复传略	胡清 (207)
七十七、吴克振传略	张复庆 (210)
七十八、范任传略	高大野 (213)
七十九、叶树生传略	吴筱霞 (215)

八十、光元鯤传略	高大野 (218)
八十一、童长荣传略	许 谦 (220)
八十二、张荫中传略	戴文君 (225)
八十三、方玮德传略	方宁胜 (228)
八十四、黄晖传略	黄 河 (233)
八十五、方令完传略	李季农 (239)
八十六、尤笑云传略	许 谦 (241)
八十七、孙德和传略	许 谦 (243)
八十八、陈石奇传略	方宁胜 (247)
八十九、方源流传略	李季农 (251)
九十、王太国传略	吴筱霞 (253)
九十一、毛金石传略	吴筱霞 (257)
九十二、唐鸣珂传略	许 谦 (260)
九十三、姚奎甲传略	高大野 (262)
九十四、张家章传略	吴筱霞 (266)
九十五、鲁生传略	胡 清 (268)
九十六、慈云桂传略	高大野 (272)
九十七、张淑华传略	戴文君 (274)
九十八、刘亮、王成均传略	张复庆 (276)
九十九、李必才传略	许 谦 (278)
一百、陈隆然传略	李季农 (282)
一百零一、胡祥华传略	方宁胜 (284)
一百零二、姚汉俊传略	胡 清 (287)
一百零三、张和峰传略	吴筱霞 (290)
一百零四、许斌传略	高大野 (292)
一百零五、江根祥传略	许 谦 (296)
一百零六、彭仲林传略	高大野 (298)
一百零七、张良俊传略	张复庆 (301)
一百零八、程九思传略	方宁胜 (303)
一百零九、虞扬盛美、诱迪方来 (编后)	操 鹏 (305)

《桐城近世名人传》序

吴孟复

孟复少时师事姚蛻私先生（永朴），先生授以《旧闻随笔》，读而爱之；益读马抱润先生（其昶）《桐城耆旧传》，复闻姚师及凌寒老人（方槃曾）、仲槩先生（方彦枕）所称述，于桐城先辈之嘉言懿行，识之较多，每拳拳服膺而惟恐失之也。抱润先生曰：“世近已，则慕向之情切，耳目所能逮，则疑沮不生。”信哉！然后知汉人《三辅决录》之后，《汝南先贤》、《汉中士女》、《会稽典录》、《闽川名士》、《吴中往哲》、《姑苏名贤》、《畿辅人物》……总总林林，非徒以申桑梓敬恭之心，更在于感发兴起，将有助成风俗之美，人才之众也。

今又五、六十年矣，不特蛻私、凌寒诸老人与仲槩、季野（淮田）诸先生久归道山，即方孝博、疏通甫（达）、马茂元、茂炯亦已为古人，向之所见所闻，流风余韵，今皆为文献之遗。此乃世之尤近而慕当益切者，即今不述，后来何徵？

桐城政协诸公以敬乡之深情，兼论世之卓识，网罗旧闻，旁搜博考，合众力以成书，发潜德之奥采。人兼收于士女，学无分乎中西。或一代之宗师，或一艺之杰出。述之则或以文言，或用诸体，或取一节，以综全人。要皆原原本本，可信可传，而文笔畅达，足播芳馨，类常璩《西州后贤》之《志》，续抱润桐城《耆旧》之书，三复赞叹，仰止弥殷！

猥以乡邻之后生，三亲先辈之警教，远望天阍之龙眠，更喜人物之鹊起。诸公授简督学，虽不文亦盍欲辞！

窃维桐城一大县而名闻天下。推其所由，固在研经与习文，亦由节义之盛与风气之开。抱润之序《耆旧传》也，即由明代方、左

诸公之气节叙起，且申之曰“自前明崇书义，我（清）多研经搞文之士”，其意深矣。窃尝考之：桐城一邑而有三派，曰“学”曰“诗”曰“文”，拙者《桐城文派述论》言之已详。至其源于气节而开一代之风。衣被天下，固非偶然。何以言之？

惜抱之言学也，曰“吾何私于一人哉？大丈夫宁犯天下之所不耻，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经也亦若是而已矣”。当明之季，人习空谈。方以智、钱澄之“一扫悬揣之风”，而开清之朴学；方苞之治《三礼》，亦开清学之先河，逾一世兢于词字之训释，枝之猎而遗其根，惜抱又开以“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以为“虽古有贤如康成老，犹未及以限之”也。今人之言独立思考者，宜莫越于此矣。究其源，则何唐之“勇毅任道，不顾众嘲”，方学渐之良知良能，知行合一，“培击空幻”，不为诡遇，“风声流播，竟亦克变俗习”也。学术与风俗之相关，盖甚明白。而桐城学风之美，亦可见矣。不知者乃以理学贬之；夫理学犹言哲学耳，派衍流分，固自不同。若方学渐者，黄宗羲《明儒学案》以入“泰州学案”。“泰州”固今人所指为启蒙思想也。

惜抱之论文也又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此桐城文之精义也。法者何？所谓义法也。私释之曰“所谓义者，有归宿之谓；所谓法者，有起有结，有呼有应，有提掇，有过脉，有顿挫，有钩勒之谓。”（《文学研究法》）向存以与八股之法混为一谈者，不知八股以讲，古文以散，八股法死，而古文法活，两者之间，迥不相同也。且古文之法，不止为作文言之；盖古今人著书作文，其文外曲旨，往往在斯。程瑶田云：“东原之治经也，以能知古人之文章”（《修辞余抄》）。又曰“所谓解字者，非徒认取字面，识其实义而已；盖将联属数字以成文理，而所以成文理者，又必有一二虚字空运于其间，以传其神，使人涵泳其文，即得其指趣！”（《解字小记》）。程君是汉学家，而亲受业于刘海峰，故言之真切如此。故“古文之法”，非仅为作文言也，亦是所以读书治学之法，知古人之文章，涵泳其传神之妙，以知其指

趣，即词章之功夫也。而刘姚以后，至于晚清，诗人又以文法为诗，所谓“同光体”是也。而就读书治学言之，苟得此法，每能发前人所未发。吾尝以拟之如仙家之“金丹”、禅宗之“寸铁”，此在近代桐城诸君著作犹能遇之，即今日桐城教师之善教，其妙亦在此也。

至于“变而后大”，尤桐城文章之所以历久不敝也。自方望溪言，固所以扫明代“佻巧”之文风也，章太炎已言之。自方而后，崑峰、姬传各有面貌，未尝相袭也。姚门诸人梅、管、方、姚、刘亦各有特色，曾、张、吴、马之后，变化更多。惜抱曰：“世之为古文者最少，苟为之必豪杰之士”，盖明理识时，积学养气，有诸中而后始能形诸外，故亦源于气节，而开一代之风，惟知其当变而变，故每变而益大。前年，吾于桐城中学见吴先生联曰：“后一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萃陶冶而成”，姚叔节先生则曰“吴先生为中国谋富强，不得已而施于一乡，其苦心可憫”，窃尝以为“而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已早在诸老心目中矣。惜乎其不得行于全国而仅施于一乡一邑也！然桐城风气之开，亦因之早于他邑，桐城近世人才亦遂盛于他邑。此皆《近世名人传》之所详也。《近世名人传》固“变而益大”之明徵也。知此，则《近世名人传》不但高山、景行可以发人仰慕之思，又使人知人才之盛由于风气，风气之开在于教育，且示人以读书治学、“金丹”与“变而后大”之精义，善读书者可以三反矣。

抑予又有感者，忆昔幼年，随诸师友，出东门，过大河，仰望龙眠诸山，万马奔驰，霄满天际。复寻月山，至菜园，倚槛啜茗，听诸老谈先辈逸事，为之神往。向时同游之人，今惟方重禹与吾在耳，而南北相望，继见为难，文酒之乐，不可复得。然桐城之学之文，此文化之菁英，天下之公器，终必传世不废，且吾读书数十年，先后数更其专业，而桐城文心之妙，文法之奇，所以助读书作文者，久而愈见其为用之广。瞻国方，望未来，先辈薪火之传亦必变而益大也，爰濡笔记之，诸公其有以教我。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日

鄧 謀 傳 略

吳 筱 霞

鄧謀，一名朝佐，名謀，字羽之，号嶗岩，清嘉庆十七年（1812）八月二十四日诞生于桐城西乡三湾（今三河乡三畈村鄧家老屋）一个翰墨官宦之家。祖父鄧为著，字文昭，为清清候选巡政厅，父封宝琦，字廷勋，号朗霄，为补授生员。鄧謀年幼时，家道中落，衣食难以为继，但他禀承祖训，发愤自励，闭门苦读。先求学于同里桂先生，翌年受业于官草塢族伯鄧暢谷，后又转至王屋寺胡瞻香先生门下。时胡先生的弟子多食丰裕，才高气逸，他们对鄧謀多有睥睨之意，然鄧謀“嚼菜很如食蔗味，论诗文不以贫介意”，终日“手不停披，口不绝吟”，学业渐进，“始为同学埒，继为同学冠”。谋光十六年（1836）秋，应童子试，树帜文坛，名列榜首。咸丰二年（1852）应乡试，副考官虽拟中前茅，缘于其他缘故，却被正考官摒弃于孙山之后。落第后，乃安砚乡里，设馆授业，闲暇之余，或纵谈诗文，赏奇析疑；或论说朝政，抨击时弊，间或为民间代理诉讼之事，曾为族人追回久被商贾侵占的鄧氏祖坟地，声名由此大振。

咸丰四年（1852）五月，太平天国政权在安徽、湖北等地举行乡试，鄧謀欣然应试，中天朝举人。时因天京（南京）局势紧张，他未到天京应会试，被天朝封为“军帅”（地方官，相当于现区长职）因故里治事。任上他积极推行天朝政策，没收妖头（官绅）的田地、财物，惩戒奸宄之徒，鼓励乡民发展农桑，为太平军筹措军需粮饷……。鄧謀励精图治，政绩斐然，青草塢绝匪患，民安宁。鄧謀主政青草塢之时，太平军控制了桐城大部分地区，并开始推行天朝田亩制度等重要政策，一些顽固尊崇封建道统的“桐城派”文人

对此如丧考妣，公然与太平军为敌，他们派人北上，乞求清军以“一旅之师直捣桐穴”。同年冬，驻临淮清将袁甲三派孝廉戴纾青率忠壮营1300余人，遣参将刘玉豹领即墨营500余人，气势汹汹扑向桐城“清剿”太平军。清军和地方土顽纠合在一起，连日攻县城不克，遂转袭西乡，攻下陶冲驿，太平军及乡民惨遭屠杀，鄧谋心急如焚，星夜奔向省城安庆，请求太平军援解桐城之围。太平军杨廷杰率部自安庆驱桐，在新安渡与清军展开激战，陈阵斩清兵200余人，清军溃败，戴纾青逃入县城南部青莲庵自刎身亡，太平军大获全胜。

咸丰八年（1858）八月，时值太平天国东、北、燕三王被杀，翼王石达开率兵出走，天京告急，为解天京之围，桐城方面太平军精兵多调往天京，仅剩部分老、幼、孱弱兵固守城池。九月，浙江布政司李续宾率领湘军12营陈兵境内。初二日，首克桐城重镇——青草塆，鄧谋辖地沦为敌手。湘军和清朝地方政权相互勾结，疯狂剿杀太平军战士及其他革命者。昔鄧谋执政，部分士绅受惩，他们对鄧谋畏而恨之。青草塆沦陷，士绅欣然，暗驱人密报安庆知府张家驹，要求遣兵缉拿鄧谋。鄧谋不幸陷入敌手被押送到湘军总兵赵克昌处。不久，残无人道的湘军营勇将他捆绑村头大树上，以乱箭将其射死，时年46岁。乡人悲恸至极，待湘军走后，收其遗体，葬于陶冲驿伏虎山麓，墓址今存，其英名迄今还流传于乡里。

鄧谋被乡人称为“天朝诗人”早在任塾师时，就擅吟诗作联，以诗咏物，以诗言志，藉以抒发自己爱憎分明的情感和追随革命的决心。著《咏史诗集》一书，惜未付梓行世，仅几首楹联流传于民间外，其他诗文皆失传。其楹联“滚油锅里捞钱，堪称好手；明火炉中取栗，何其贪心”，“人间那班官吏，狼心狗肺；阴曹这些鬼怪，呖嘴獠牙”，从中可以窥视诗人对社会丑恶现象的嫉愤之情。现存世的《鄧谋诗集》，多为感时咏物之作，全诗稿共九十六首，均为七律，其中以“春”字为题七首，如《望春》、《寻春》等；“秋”字为题的十二首，如《秋山》、《秋水》、《秋寺》等；以“寒”字命题的八首，如《寒砚》、《寒

松》等，另以“柳”字、“扇”字、“雪”字、“秋”字、“艾”字题咏各四首，“牡丹”六首，“菊”五首。上述诗作虽借物起兴，但亦有一部分是借物明志之作。如他中天朝举人后，很想效法孔明，辅佐天朝，一展宏图，故在《羽扇》诗中云：“追陪名士度翩翩，入手形如雁翅然。临阵武侯神非俗，画公吴猛态疑仙。每当鹤氅披今日，犹忆鹏程奋昔年。倘得指麾天下事，仁风广播定争传”。鄧谋为官一方，就将自己与太平军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在《红菊》中云：“自标清格到而今，岂受红尘半点侵，似怕俗人加白眼，却从晚圃士丹心。香浓任自留高节，骨重何妨入艳林。霜叶酿成红一片，料将异地结知音”。天京失守，诗人忧天朝之存亡，抒思古之幽情跃然纸上。《秋草》：“秋风一夜遍塘池，牵动王孙动客肠，隋苑萤飞空熠耀，苏台鹿走半荒凉，六朝旧迹归春梦，三月新愁付夕窗。每向南都搔首望，那堪吊古话苍茫。”遗作《鄧谋诗集》手抄本今藏于安徽省博物馆。

张逸民传略

许 谦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国的大地上，涌起了一股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太平天国运动，数年之间，蔓延华南，席卷江淮。数以万计的桐城民众，不堪清王朝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投入到这场空前伟大的斗争之中，向着清王朝的封建堡垒发起排山倒海的冲击。为维护封建统治，清王朝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了血腥镇压，无数揭竿者惨遭杀害，桐城儿女多豪杰，张逸民适其人也。

张逸民（1816—1864），又名晓驷，字厚裕，号晓峰，清代桐城县人，秀才出身，执教于乡，且精研医学，为人疗疾治病。1853年（咸丰三年）秋加入太平军，先为书理，后任督内医，天王洪秀全娶其次女为妃，授拜为天朝国丈。

1853年初，太平军从武昌出发，滕艘万艘，蔽江而下，沿江两岸，步骑飞奔，仅半月就连克黄石、九江，直捣安徽省治安庆，省、府要员跟着安徽巡抚蒋文庆仓惶出逃。不久，太平军撤离安庆攻打南京，清兵复陷安庆，清王朝调周天爵任安徽巡抚，周听说前任巡抚蒋文庆在逃跑时将一批库银埋藏在桐城会官，为发横财，遂令干吏前往会官查寻。会官并无库银，派去的干吏只得空手而回，但巡抚衙门则断定此库银为当地奸民所盗，于是一桩特大的“盗窃皇纲国库案”轰动省城，周即令兵勇往会官追查破案，顿时会官的村庄被焚毁，无辜遭滥杀。就在这刀光血影之中，以教书育人、悬壶治病为业的张逸民挺身而出，痛斥官兵的罪行，理直气壮地说：一没有皇封，哪本的皇纲国库，二没有凭证，岂能诬良为盗，官兵正为此案没有下落而无法交差犯愁，就张逸民此举为由，遂将他以盗窃首犯抓了起来，并打入死牢，以待处决。

是年9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西征军驻睢安庆，并派胡以晃部攻取合肥。此时，桐城县衙为加强防范，杀一敬百，将“盗窃皇纲国库首犯”张逸民拉出来问斩。动刑之日，桐城北门外人山人海，张逸民的儿子张传宗冲进刑场，抱着父亲大声喊冤，要引颈代父一死，当监斩官发出斩令时，一群化了装的太平军簇拥而上，劫了法场并一举攻克了桐城县城。张逸民父子被太平军解救后，毅然加入了太平军，父在军中担任书理，子则挥戈上阵，同仇敌忾，杀向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在征战中，胡以晃发现张逸民不仅文墨渊博，而且医术高明。就将张逸民推荐到陈玉成部担任掌医。不久，赤胆忠心的英王陈玉成，又保荐张逸民进入天王府，给洪秀全看病，成了天朝的督内医。张逸民更加刻苦钻研医理，亲制药汤，深受洪秀全信赖，尤其是以精湛的医术治好了洪秀全长期未愈的眼疾，更使洪秀全敬重。此间，张逸民的次女也辗转来到南京，洪秀全娶了张逸民次女为妃，督内医遂成了天朝国丈。

1864年，清兵围攻南京，6月1日洪秀全服毒殉国，张妃自尽。张传宗在天京保卫战中也壮烈牺牲。7月19日天京陷落，张逸民随忠王李秀成护送幼天王洪福出京，行至城郊，张逸民被清兵抓捕，两江总督曾国藩闻讯后，从安庆赶到南京，亲自审讯张逸民，意欲招降，张逸民严辞拒绝说：“我是洪天王的岳父，又是他的臣民，有死而已，岂能降哉！”就在忠王李秀成凌迟处死的第二天，张逸民也惨遭清兵杀害，刽子手用铁梳将其身躯梳至骨肉零碎，惨不忍睹，无法收尸。后家人在故居的山岗上造了一个衣冠冢，与子张传宗墓并列，以示悼念。

秦汝辑传略

戴文君

秦汝辑，字吉帆，生于清道光十一年（1831），世居桐城西乡秦家圩，岁贡生。

秦汝辑，幼入私塾，聪慧好学，精制举文，故应乡试未中，乃弃科举进仕之路，潜心研读，博览经史子集群书。我县数百年来，读书之风极盛，人才辈出，文章气节名于天下，原因之一是乡里硕学贤儒，遍设帐馆，广招门徒，传道授业。秦汝辑亦投身其中，因其博才多学，着藉其门下相从问业者甚众，多达数十百人。

同治十三年（1874），吾邑姚慕庭自江西引疾而归，时其子姚永朴、姚永概兄弟年已十余多岁，还没延聘到合适塾师。其婿马通伯推荐秦汝辑，遂拟书信相请，当时正值年末，秦汝辑已经与他人订立了约聘。姚慕庭深知秦汝辑学识非浅，是难得的塾师，乃请秦汝辑之弟子阮仲勉冒风雪，亲往其寓处，极言相劝，直至秦汝辑承诺方罢。秦汝辑教授永朴、永概兄弟时达两年。其授业，不是专主举业，往往示以立身之要，善于因事引，曾经观水对永朴说：“汝知之乎？川之大也，纳细流也；功之崇也，因众智也。”又观鸟：“鸢飞戾天，鱼潜于渊，而或取之，诱以所欲也。人可动心于外物耶？”又说：“事之失，就不于小者始，其始小，其末也巨。故君子慎微。”其训育其他诸生亦多类此。因其善教，故往往门出高第弟子，姚永朴、姚永概即是如此，两人后来均成为桐城文派著名作家。秦汝辑甘为伏处之士，一生专以诱掖后生求业为事。

秦汝辑，晚年创立了同仁社，力行不怠。其弟子阮仲勉天性和厚，众之称之为善人。秦汝辑告戒说：“士忧廉于德耳，名未可多取也。”他对各种书籍，无所不窥，临死前，丹铅犹在手握。其于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卒，终年七十九岁。著有《蘧寓诗文集》若干卷。